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定海堂式三

衛靈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依說文當作職陣音後人所作字虛氏德明本作陣

禮記曰陳軍陳行列之次也俎豆禮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未事

禮記曰陳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意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卒之

禮記曰夫子言足兵又言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則軍旅之事非不豫防其不虞者而衛靈公怠于禮聽于兵既失其本矣所問者陳而已亦非軍旅之本也答以俎豆見治國之本張兵而貴禮也禮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效可陳也其說雖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然則孔子之
且雖賄有司者事之數夫子以告衛靈公者若國事而不知其
衛靈味道棄禮終無改釋之
心雖聖人末如之何也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傳 子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本衛如曹曹不容又
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注 孔子去衛
適陳興起也

傳 按史記孔子世家陳杞世家與十二諸侯爭逐攻之孔
子仕魯司寇去適齊有公營之仕去衛將適陳過匡爲匡人
所止出匡過蒯至陳月餘即又衛有見南子事去衛過曹適
宋有桓魋之難適鄭自鄭如陳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吳王夫
差以陳取陳三色時在陳潘公八年季魯之哀公元年也於是
在陳過蒯爲蒯人所止出復適衛時有將適晉至河而反之
遂復居衛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復如陳是年衛靈公卒則魯
之哀公二年也哀公三年在陳有問桓魋廟災事季桓子卒

遺言召孔子不果召四年自陳如蔡五年自蔡如葉去葉反
蔡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聘之陳蔡合謀圍之有絕糧事時在陳潛公十三年也
何解引孔注絕糧之事在陳潛公八年魯哀公元年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窳乎子曰君子固窳小人窳斯濫矣

濫 濫也君子固亦有窳時

但不如小人窳則濫濫爲非

窳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窳時不若小人窳則放濫
爲非程子曰固窳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
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於此可見學者宜淡味之

窳 荀子宥坐篇載絕糧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
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爲窮終始而心不惑也
與此經
互相備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論語精義卷之六
子貢曰子貢之學多而能說者六
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發 識朱子訓記識之識是
也何解及疏謂爲知識之識

對曰然非與

集解 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問今不然耶
集注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集注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
致知其元則邪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以一知之

集注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
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
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剗而靡之也故
曰予一以貫之德輅如毛毛倫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焉奧至
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
演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

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綱 實之實所學之多也。一者總詞，明總以實所學之多也。聖人好古敏求，觸處融貫，雖多如未嘗多，不彊識而无不識。由其一以貫也。學者博攷遐稽，識之每易於忘，即能不忘而彌苦意緒之雜者，以其多也。然參伍錯綜之候，或分類析之，或比類合之以條目之詳，而統之以綱領，以綱領之統而得先後次第之序，則學之實得於心者，同條共貫，自無博聞強識之苦。夫子蓋以此示子貢也。何氏云：「其元則眾善舉，是離多學而言實者。」謝顯道說：「蓋同何一引易一引詩中庸於此，經无當也。」易風之四爻所感，未大必分往來之界。故夫子言同歸一致之道。中庸引詩德輿如毛，言化民之事，禮者輕疾之車，班孟堅幽通賦云：「乃輶而無累，亦取輕疾之義也。」毛旄也。旄旗之總名也。齒革羽旄，干戚羽旄，綵汗道作毛物之，皆舉疾行為斯人之標識者。其如旌旗而德之速於流行，似之詩意本如此。中庸云：「猶有倫者，言旌旗亦有聲有色者。」

之比也又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爲至言善化民者不
假聲色以與民接也何謝誤解易禮而又援證此經以明元
之又元之宗旨所
謂繩臆紕謬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潛夫論交際篇引此文鮮作𡗗
按鮮爲𡗗之借字𡗗之俗

王曰君子固寡而子

路愷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
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弟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言此章蓋爲
愷見發也

史記孔子世家引經多識章弟子列傳引
經問行章皆指爲陳蔡難中之言王說本史記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恭亦

作拱又

作拱

言任官得其

人故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冢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治天下者既治之必有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幸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治之己祇仰成也詩卷阿仲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遠也何注蓋本鄭君注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饋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晉董子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功臣侯表引杜業之說曰管唐以黨氣致時雍之治虞夏以之多舉后享拱己之治顏注引此經又新序四曰舜舉眾賢在位取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志吳會樓元傳引此經而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王氏中說問易篇曰舜有德章之訪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

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皆此經之證據也

子張問行

問 問

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傳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注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若于

蘇問遠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義 道其心之所盡而達是為忠本其身之所遠而不欺

是為信篤厚而固也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己己有忠信篤敬

之實而可

以行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

想見參然在目，肅在與則若倚車輓也。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蹟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

相參也。衡，挽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往，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矣。

立與在與：通行止言。注云：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以程

叔子欲學者別來參倚何事非經意也。參於肅，皇本作參。然

在前，疏云：參猶森也。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互於己前也。倚

凭依也。皇疏訓釋參倚之義，爲是人之立。凡森森於前者見

之在與，則所倚惟衡亦見之而未見。忠信篤敬之參倚也。惟

意在操存者，如或見之，猶之見堯於羹，見堯於牆云爾。呂伯

恭曰：此所謂誠則形也。忠信篤敬誠也，立與在與有所見則

形也。夫子言行之道曰：夫然後行，見其所以行者，由功無間

斷積久有效，非可驟致也。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小人謂爲

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卒終壽之譽。

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是以
身尋名競而不免爲人役也

子張齋書紳

紳大帶

紳大帶之取者非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親辟
近裏者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術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
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
至則一也

書紳以筆書紳也易傳言書契刀乘曰契筆識曰書也
禮言載筆時言形管爾雅言不律謂之筆魯語里革言奮筆
晉語董安于土苗皆言秉筆管子言削方墨筆晏子言撻札
操筆莊子言砥筆和墨是古有筆之證後人疑筆始蒙恬遂
以書紳爲刺文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釋義 孔曰衛大夫史鱗有道

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

釋義 史官名魚斷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

進賢退不肖既歿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釋義 史魚本史朝之子注以史爲官名者謂以官爲三也三即家語困誓篇文此事見賈子胎教篇陸保侍篇韓詩外傳之考

序禮

事一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釋義 包曰卷而懷朝不

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釋義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

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

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

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淮南子秦族訓云蒙伯玉以其仁甯衛而天下莫能危
說苑奉使篇言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今適伯
玉爲相史黯佐焉孔子爲魯子貢使令於君前甚驩其佐多
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是有道則仕之事也韓詩外傳二曰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
悒適伯玉之行也韓傳說卷懷之行如此也春秋傳載近闕
再出事前嘗有疑式三舊作論以破之矣論曰左傳襄公十
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衍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適伯玉身
遭其變近闕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
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此爲說
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填史記在衛靈將卒之
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
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
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遐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
夫析奔則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垂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
其卷而懷之甯喜疑其不忠若君欲與之謀弑剽也亦惟其
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闕出也伯玉之荅孫林父曰君
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荅甯喜則曰環不得聞

君之出敵討其入臣山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辰謂言
不與時敗者是也顧震滄大舉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若至
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彼也
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敗之伯玉乎用上全氏
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遠密勿有出門
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滅節皆屬不知世務之
言全氏此說以伯玉聞謀而卒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與
卒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旋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
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
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稱於
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
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
矣論古之士
其慎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論語 此因失人失言之弊而勉以知其可與不可與也。知人之首爲難學者不可不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害仁之仁唐石經作人文選曹

檀賡徐幹詩注太平御

覽仁德類皆引作人

集注 子曰無求生而害仁成仁而後

成仁則志士仁人不變其身也

集注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成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成而成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于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是實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于成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論語 志士謂志於仁之士仁人謂全仁之人也。求生害仁者求之而已生未可必且倖生而仁已害行其心之所忍生不安於成君子實見仁之重於身必至仁而心始安也。程子謂充饑寒不爲穿窬之心知殺身成仁之心曾子易簣而成意。

皆可參悟凡以達其心之所安而已

注引程說詳見遺書孔注衍無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 孔曰言工以利器

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
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
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

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 利者庠屬以銜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經利作厲大夫
之賢是仁之施諸政者士之仁是仁之蘊諸己者事之友之
所以輔仁

者在此

顏淵問爲邦

皇極經世一 類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遺曰爲邦者謀辭
禮記 皇疏爲治也邢疏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

子曰行夏之時

皇極經世二 據見萬物之生以
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禮記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關於子地
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
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夫子嘗曰吾得夏
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

之正與其命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禮記 何解以易知言失之朱子以時正令善言其義爲備斗
柄以歲差而移如今正月初昏柄指丑矣注言斗柄亦失之
注天關於子之文依邵堯夫說以一萬八百年之一會言亦
失之也夏時對周正言孔子時之所行者周正以子月爲春
正月也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
後儒多申蔡說以春秋書正月爲建寅之月尤失之也先儒

駁胡蔡者曰月必皆正時必皆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
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年之
內皆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而無
夫子作春秋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
爲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正月與胡氏謂夫子有
行夏時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春正月無
疑也以詩證之如七月述及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之
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已爲用子正之始禮官仲冬作酒而詩
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歲華其其毛
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爲歲首而九月以後爲歲暮
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箋謂十月爲陽月則周以十月
爲歲暮也是周詩以子月爲春正矣以周官言之大史職曰
正歲季以序事歲指夏言季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
長職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凡首正月之吉必在歲終
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
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
皆子月也以禮記證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以二至打正月七月用周
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間旱而苗穉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言苗穉而雨集是爲夏之五六月又曰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書證之爲夏之九十
月又曰秋陽以桑之所謂秋者指夏正五六月而言是孟
子言周正也春秋左傳之文如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
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爲明著矣而隱公
九年三月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
雪也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乃十
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成公十年六月晉滅欒先是卜偃據夏正
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晉滅欒先是卜偃據夏正
言克統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善也僖公五年正月日
南至正月爲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有但書時者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以酉戌月爲冬故異而誌之襄公二十八年春
無冰以子丑月爲春故異而誌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
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次年又嘗五月大蒐
於比蒲此亦夏時春田之禮於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

可據者三陽之月皆可爲正皆可爲春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爲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爲春正夏以人得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爲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爲得宜也此若儒顧履澹齋東原等言之詳矣或曰呂大圭以爲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方可行之是信然歟曰非也先王既立一代之法而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殷周雖改正朔必存夏正說者以史冊所書者則正民俗所用者夏正是固然矣而其實夏正之用非特民俗之語言而已周官重別歲季陵人掌冰云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承夏月而言其他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又攷之易與齊盤庚曰苦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用夏正金縢秋大熟是周用夏正易說卦傳曰兌正秋皆用夏正者也雖謂爲邦不可行夏時哉

乘殷之輅

釋文輅本亦作路段氏說文注云用輅爲路車字淺俗不足道依段說輅當作路

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商輅木輅也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並則過倭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周制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魯用以如天魯以周公故得郊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賈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皇疏所言周之五輅本周官其言殷之三輅皆郊特牲大路繫纆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所據以爲駁制至郊特牲所言乘素車與周官所言玉路以郊不合與明堂位之言相合故鄭君皇氏以爲魯禮經文明言王禮向以知指魯鄭君謂作禮者推魯禮以說天子也陸農師謂乘玉路建太常者卽道之車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祭之時馭以赴壇後僮多从之此別一說或謂周乘殷車孔子不必曰乘殷之輅而郊特牲所言斷爲殷禮然郊特牲經文明以周字貫下何以禘入殷禮三正通用夏

時魯樂亦有韶舞周有殷轎固不足疑曰乘殷之轎者以當時股轎有用有不用夫子欲實用之也周人尚與一器而工聚且飾以金玉夫子欲舍周以從殷也

服周之冕

集解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黹績塞耳不任視聽

集解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儼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祿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爲奢
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集解包注言文而備得之冕塗蔽明黹績統蔽聽包注獨言塞耳必有笄文黹績爲黹就焉統又譌績以績塞耳凶禮所用此亦字之沿譌已久不能改者也朱子注云五冕者周官弁師文也司服言大裘之冕衣冕黹績冕纁冕希冕元冕凡六冕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依鄭君注冕六而言五蓋大裘之冕無塗不聯致也戴東原曰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塗是爲大

表之冕冕服九章纁九堊謂之玄冕冕服七章纁七堊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堊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堊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之元冕無堊是纁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注云冠上有覆者指經而言詳見麻冕章注云前後有堊據鄭君弁師注或據記言冕而辨堊所以蔽明而後則無堊也注以經塗始於黃帝而周始備儀制者望文而言注云不嫌蕪費者物小則費約且五服五章本於天命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夫子言乘服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貴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賤賂文章者不嫌蕪采而後世紊亂無章之爲失也

樂則韶舞

韶舞 韶舞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樂 取其盡善盡美

樂 此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教善蘊子對良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

盡善也。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大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尙書舞千羽，尸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謂者，謂韶即格苗之干舞，尙書言籥韶九成，籥即削之，籥字削正字。說文削以竿擊人也。虞樂曰，削韶是，韶亦言式舞也。豈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人，王世子言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削南籥，擬韶以削武舞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釋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傳 或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詭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顧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衰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

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
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
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
此意也孔顛雖不得行之於時
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滌消
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
之鄭聲者言煩手踴躍之聲使淫過矣此二說也服氏左傳
注云鄭聲淫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信公羊
莊公十七年傳疏楊氏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
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兩聲濫曰淫聲一也朱子云鄭聲鄭
國之音其注詩復以鄭詩爲淫聲亦藉有此說許叔重云鄭
詩二十一篇說帶人者九語見樂記正義是朱子所本式三
謂周末之鄭詩聲皆淫誠有之夫子謂詩必文淫者詩三百
篇夫子皆絕歌之以求合鄭武之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見
史記及荀子書若以鄭聲
爲鄭國之聲未可厚非也

卷之六 又曰韶武之舞後世猶存漢有文始五行舞五行舞本
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文始舞卽韶舞漢高祖六
年更名文始魏文帝改五行舞曰大武舞正始舞曰大韶舞
北魏武帝改武舞爲章烈韶舞爲崇德然古樂如碩果孤存
而淫哇之新聲盛行以未遑夫子放淫之教耳漢有河朔歌
王之雅樂備數而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唐所用者
多教坊俗樂太常闕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雜
樂漢唐如此餘復何論故曰欲復正樂當自放淫聲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 王曰君子當
慮慮而豫防也

集注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
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慮在几席之下矣

卷之六 陳用之曰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
陳說甚憚人之不知防患者患未至而以爲遠可孰知無此
遠慮之慮而憂患迫近其可解也禮曾子立事曰先憂事者
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漢申屠巨卿曰未至豫言固常爲

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者與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魯邑柳下蘊曰惠與立則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集注 子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集注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集注 過未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非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愧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強人遺怨之道也荀仲豫申鑿曰來己之所有餘雙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韓子言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又言乘人不能掉以自取拚以媒怨以及于難皆同此意金氏攷證云呂成公少年性嚴愈自矜此章之後德量寬宏然則善讓此者非從遺怨抑能懲忿或曰經言遠怨言心自寡怨憾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注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何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集注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或以已矣二字爲句，弄泐語意，同疏家申孔注以不巳如之何絕句，下如之何者，略逗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句於經未順式，三謂孔注當云未加之何者，言兩難已成，因注本壹一末字致疏家曲解。

子曰：萃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謂小小之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說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徒矜私自用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俗孫

作遜正
字作慤

鄭曰義以爲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集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
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
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
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
以成之

義事得其宜之謂義即易所謂推行政盡利中庸所謂時措
之宜也然義以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術之始中節而不偏
倚宜於今必稽于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懇濟之斷於心必
協於眾也呂伯恭曰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
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非我
必相疑也義以循條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不能堅持
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呂氏謂信者不負初心
之謂於孫之中須不負初心孫方無害不然則委靡不能自
立之人也
說亦通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與爾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喪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已

後

皇疏病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與猶疾也

疾猶病也

與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

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與富貴榮名也不義之富貴汚名也聖賢令名也貌托乎

聖賢僞名也凡經中重言名者皆謂令名令名足以徵實德

實不至而沒世遂不稱君子所疾也韓詩外傳一曰卑賤貧

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

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並而不息當

榮封之世不之能汚也外傳正言沒世之名曰王伯安有名

不稱實之

解別一義

子曰君子來諸己小人來諸人

集解 君子貪

己小人責人

集注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來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浸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浸世而名不稱然所以來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來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集注 何氏以求則責責諸己者上章躬自厚病無能下章矜而不爭皆是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集注楊說。戒來名者須求己其未人也則一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注

包曰矜矜莊也。孔曰黨助也。

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
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矜 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段氏注說文據之矜从
令聲古音在真部經傳用爲矜恤者憐之借用爲矜寡者錄
之通說文矜矛柄也攷工記麗人注凡矜八屬經傳中用矜
持矜式者从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夸者从矛柄取長引申
之此經矜爭聯比後篇矜廉悉戾相聯比從八屬之義引
申之也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者辨是非而與人競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言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
言舉人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舉 舉人品開言路致之大而急者也宋元祐時選舉士
吏設立十科下詔求言徧及士庶司馬氏其知此意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國語 言己之所
應勿加施於人

國語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皆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聖人之德我不出於此終身之行不亦宜乎

國語 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會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此言恕卽絮矩之道也外傳十曰吳延陵季子見遺金呼彼者取之收者曰子言之野也延陵季子問姓字彼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人之欲善誰不知我亦行起者之所當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國語 包曰所譽者輒

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論語 毀者謂人之惡而損其美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夫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善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傳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論語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論語 人之所以敢毀譽者以斯時之民可欺也夫子言此以見其不可欺斯民得好惡之公不忍沒其是非之明斯民有附和之私必力持其是非之正此夫子以直道示民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僭人乘之今亡矣夫

正義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不能調良則僭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集注楊氏曰史闕文馬僭人此二事孔子後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蓋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翻故而尋之六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附錄依包注及皇邢疏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史掌論書名阿文之治由於此而史官謹慎於六書不非譏闕之以待知者不敢穿鑿增會其說或私改治之也許氏說文敘引此經而申之曰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喪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甚傷其不三二書引證皆同注疏僭人者藉助於人之謂僭藉也皇疏云孔子末年時有馬不調則恥言其不能必自棄之以致傾

覆皇說。是也。邪誅以借人。騎馬爲喻。詞本於筆。非也。近申
集注者。以此經戒人之厲者。據包注。經戒私智穿鑿之人。用
句一類。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注

孔曰。巧言利口則亂。

集注 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注

巧言變亂。是非。避之使人喪其所

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集注

小不忍。集注以不決忍於志。不容忍於怒。兼言之。式三

案。謂子道。衍曰。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忍者。決絕之謂。

小不忍者。不決絕於所忍。小有慈憐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

不忍。亂大聚。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制也。古解本如此。口

柔心柔俱

亂之由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附錄王曰或取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附錄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是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附錄果不可輕違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也眾不可輕殉舊注所言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附錄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說宏人

附錄宏廓而大之也人外譽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安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附錄舊注宏訓大者周之備以贊言之當爲益之備茲本冠卷之維故廣雅云紘束也引申爲几維束之謂人能自維束於道非道能維束乎人言此者明人之守道在自盡其能苟其不然雖有父兄師友欲以道維束之而不能也漢書禮樂

志引此經以誣衰微之學與廢在人又董子對策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治亂廢興在於己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稱荀文若公題之一生一坎相與宏道以救書舞之皆當解爲維持之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釋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釋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取語以教人爾

釋思免於虛不如壽人之已聞歷者識其實也思者擇一己之謀慮不如集古聖賢之謀慮周而精也天下可疑可慮之事經傳中已析之已明著之故夫子教人以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集解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
餓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假此勸人學

集注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
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
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卽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後案 貧富不以所謀而分別學者可以專心於道矣後言之
以示人鄭君義如此潛夫論讀學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箕子
陳大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
憂耶蒞志有所專昭其重也集注意正同蓋漢言之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集解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集注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閉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門注 此章言治民之道也剛以知得民以不仁失民殘刻之
害爲大武王踐阼記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以仁守之必及其世語意畧同司馬君實稽古錄秦論以知及仁不能守措庶秦之所以失天下是得之失之言得民失民也包注治官當作治民爲是朱子注學政分就未必然李安溪云此章專爲治民者發趙鹿泉請章內十一之字皆以民言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包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包注涖臨也明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閉之則所知者在我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盡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包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儀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階己而大本立矣澁之不莊動之不以體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費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圖說動不以禮失先王之品節制度未見其能中正也以漢文帝之知之仁之莊而賈子治安策極言其體教未興之弊可以勝矣朱子注重言仁之言禮故注有小疵小節之說式三謂仁以德恣言知及莊池與對以禮皆相輔而行朱子有仁包四德之說於此章不能通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義疏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翼注此言儼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豈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隸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陋而未必盡

一長
可厭

釋君子大受則修齊治平體用合一而王化行矣小人小知則更事文章各盡尊長而羣策舉矣注云此言衆人之法者自程子有讀書懋勸歸己之說而說經家往往以論縱人論治人者皆指爲聖人願學者修己之者如此辨後諸章是也此章朱子已駁正之詳見或問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歿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釋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取焉甚蹈水火或時殺人仁未嘗殺人

釋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發註此言治民者當以仁爲教也生生之綱仁民所以遂其
生者在恩義之相聯故仁勝於水火之養生也水火能養民
亦能殺民若得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人與人相濟已先引
援之彼先弱推之登和親康樂之書免天折哉生之福於三
未見蹈仁而厥歎謂天折也楚家引王輔嗣說言于水火以
之遠仁言歎民或失身於水火不見殺身以成仁在此別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釋子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釋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
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
釋人情於行仁之事苟有所讓而不爲此言師無
所讓甚言其不得還讓而行之宜急或曰師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釋子曰真正也諫值也君子之人正其道可言不必小信也
釋真正而固也諫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此言君子之危行險言也。其信也。諒者言之信也。君子行事必守道之正而言之信。有時不拘守也。昭公七年左傳子產爲襄施貽州田。杜注引此文。邢疏謂段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與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爲證。山陰王貢饗鮑傳贊曰。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項注薛方志避亂朝魏。引樂許爲喻。近此義也。

又曰。夫子之諒曰。言忠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曰友。諒此云不諒非廣諒也。時可言而言之諒亦貞也。時不可言而不言不諒亦不失爲貞耳。易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四德者在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禮義信。不及智者四德以習爲用。猶土之在中央貞而不諒。材入守信而運之以智。審度其事之大小輕重。時之否泰。難通守信在身。心而不妄言。或曰。易之四德以貞屬智。先儒之論甚詳。何爲以貞屬言。子曰。枉易屯言小貞吉。大貞凶。无妄言可貞。節言不可貞。恆言婦人貞吉。夫子制義。其言貞凶貞厲貞吝者。又多必以貞爲信。易義始通中庸。鄭君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易文言傳正義亦依鄭君說。且云。行此四事並資於智。文中子中說。周易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匿者。智之功也。荀氏申鑒。謀言下或

謂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注 孔曰先盡

力然後食祿也

集注 後與後獲之義阿會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集注 馬曰言人所

在見教表有種類

集注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與

集注 君師父兄皆教也不教之與不受教皆無教也不肖者名爲人而別爲一類也必有教乃無別爲一類之人化於善

也此經重言教也注重言性式三謂性與教不可判也蓋子曰性有善質而未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雖在性成善在教也注於首篇言復初此言復性善意謂仁體幾信智失之必復之猶經言復禮可戴東原曰人之形體資於飲食之營始於幼小終于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始乎蒙昧終乎聖智亦非復其初是以孟子貴擴充不言復初也阮雲臺曰李習之言性以靜而通照幼來皆應誠思九經中有此說否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靜寂釋典有云佛獨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威斯摩體常湛然後儒論性者幾於廢教二說尤參玩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圖說 不同如善

惡邪正之類

圖說 君子與君子有時意見不同而卒能相謀者其道同也此言道不同指異端小人之賊道者注善是也成接則召不

後以禮
失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釋 孔曰凡事其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飾之辭

注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釋 辭何達何達者窮其理而不盡通其理而不滯也己足也止也當辭者能達而無遺憾取辭者得達也足毋他求也辭莫貴乎達亦莫難於達枯者不達飽者亦未必達矣故辭重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

某在斯

釋 孔曰師樂人育者名冕某在斯某

在斯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注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禮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

相導也

相助也古者醫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故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亦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備歸寡不處無告可見於此播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天

禮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醫亦然鄭君注曰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下卽引此經以證式三謂善善者體其意之所欲知斯君親是也

受業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季氏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集注 孔曰顓臾，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集注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左傳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犬，辟與有濟之祀。杜注：大辟，犬豕四國伏糞之後，故主其祀。拜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國語 孔曰：拜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于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亦燕乃爾是過與

集解孔曰拜未為季氏宰相其室

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未教之

集注冉未為季氏聚斂

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後注孔注云教之非

也不必教之已可責

夫顛與替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焉

集注孔曰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為附

廟在其域中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

集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顛與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

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

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顛史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蒙

注以東蒙爲蒙山是謂書蒙羽其彘詩奄有龜蒙之節

此山也邢疏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閻百詩據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顛史國在山下以証其爲一山胡臆明日齊乘云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八十里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當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參之以邢疏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者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行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君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君意以周法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無附庸故許闕宮特言錫之其附庸兼有四

等總之得二十四同卽在七百里邦城之內與此孔注相合也孔云屬魯爲社稷之臣者據詩闕宮箋云周法諸侯附庸不得專臣魯得專統非常異數故特言錫之然則顯與臣魯由先王之命孔說相合詩正義謂顯與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邢疏謂顯與本不爲魯臣春秋之世陵弱舉寡屬魯爲臣非舊義也趙鹿泉曰魯屬國之在邦城者多矣自向爲苗入宿被宋遷邾以進蔽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郟取鄆取郕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養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顯與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拜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國語

孔曰歸咎於季氏

國語

夫子指季孫行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諫則當去也

止去位也對就言之也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顛言陳諍也荀仲陳申璽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然則陳力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盡而去也周任馬注云古良史時世未可攷書殷庚稱遷任是一是二未可知左傳隱六年略五季用引其言則古之立言不朽者也相卽下相夫子之相集注謂替者之相案相字从目本取審視之義輔相相替一義之引申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漢書文三王傳

柙作匣橫作匣

匣同聲匣同義

梟 馬曰桀也梟也梟也失

虎般豈非典守之過邪

梟 兕野牛也桀也梟也言在桀而逸在梟而般與守者不得辨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梟 皇疏樂毅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桀也伐顧也於邦城是毀玉於楨中也張馮曰虎兕出桀兕兵擄用於外也魏玉毀於楨中喻仁義廢於內也式三謂虎兕喻季氏魏玉喻顧也

梓有曰今夫顧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 馬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

固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梓

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皇疏 子孫

季氏之子孫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國語孔曰疾夫疾如女之言也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國語欲之謂貪其利

國語孔注讀疾夫爲句夫猶彼也凡經傳言苦夫者猶若彼荀子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豈夫一猶彼一

上也聖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

國語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慮寡矣小大安前不傾危矣

民之欲取顯與忠寡與貧均謂各得其分安則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顯與忠寡與貧均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臣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忠於貧而和和則不忠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常動兵于遠

均和安爲文德遠人以懷德而來來則安之

今由與來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牆之內也

爾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太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楬也戈戟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吾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稱之蕭蕭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子路雖不與謀而衆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遽人謂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于楮也戈較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持耒又欲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洩罪之爲其稍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依趙鹿泉說遠人不服言遠于顯與而不爲社稷臣者也非分崩離析言公室四分也與上遠人皆推廣言之謀動于戈言伐顯與也蓋在蕭牆內朱子說爲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記 孔子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成于乾侯矣。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禮記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廢禮樂，專行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禮記 馮山公曰：不言禮樂，征伐與陪臣出而曰執國命，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疆奴抗虜，主第相闕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春秋之治，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叛，不書第書國，費盜竊而已。畧家臣也。畧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蒯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次於亂。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禮記 孔子曰：制之由君，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釋 孔曰

喪所非議

釋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辯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漢書劉向傳注世作君無故夫之夫字

集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孔曰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

喪也

釋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夾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

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辨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遂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譏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於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蘇氏蘇公室鄭君以制魯祿言朱子以政言二說相足四世孔注指文武悼平朱子指武悼平桓二說不同近馮山公趙憲泉以文武平桓爲四世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昭公外次季氏出君之由史墨對曰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邴立庚君於昷乎失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傳言宣公始失國權季文子繼遂專政也又昭公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廢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君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釐祖也馮趙據二傳文及注疏云四公加定而言五平子加桓而言四故不數悼而

增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佞，友便，友諛，損矣。

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 馬曰：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容納者也。善柔，圓柔也。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諛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熱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于媚說而不諒。便，伎，謂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諛 友直則聞其過而取法，其直亦消。阿曲之私，反諛則進於蔽，復免欺織之施。友多聞則自形，端陋而不敢恃，其智得備。訪問而不至，固其疑，故進于明也。便辟之辟，馬氏讀為避。鄭君讀為譬，謂巧為譬，喻強固。漢書：佞，弄，傳贊又讀為便，變。公羊傳定公四年：諛，云世閉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辟。此又一說。式三謂：便辟者，習慣其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

恭也善柔馬注云固柔是合也也便佞說
文作儒伎鄙君讓辯辯讓義同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節 禮樂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王曰佚遊出入不知
節也孔曰驕樂恃尊貴以自恣也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
損之道也

樂節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
則惰慢而怠閑奢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
也。尹氏曰君子之

於好樂可不謹哉

樂節 禮樂謂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
書賈萬傳引此經云放古以自節是也樂驕樂樂驕肆之樂
也樂解爲是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樂言燕私之樂
也驕樂其樂來各反餘入樂字讀五孝反古祇作一音讀無

別 孔分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依說文作譟釋文曰暴譟躁爲傲荀子勸學作放正八暴譟

果

孔曰愆過也隱匿不盡情實也鄭曰躁不安靜也

果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又逆先意語者猶暴也

言

君子有德位之過稱愆過也善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說

說文侍承也段注凡言侍者皆恭敬奉承之義然則知

三愆而慎之乃所以盡侍之道也隱孔注以爲不盡情實者

聽官人云應誠不足佯爲不言問則不對佯爲

不靠亦其一也周注逆先意語常作逆意先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鬪遇也从亞聲門爲正字

見說文

【集解】孔曰

得貪得

【集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壯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率彌高而德彌劬也

【因釋】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性之善心知之正也血氣之粗駁者君子不敢藉口於性而必戒之也血氣中有嗜欲好色好鬥好得因之以生然污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凡人猶明於此吾子亦以事問擴充其心知之正而已或曰血氣之駁至好色好鬥好得將謂斯人血氣之軀與物無異歟曰非也好色好鬥好得血氣之軀之駁氣足以動志者也洪範云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血氣之軀之正也曰息庸則心知之正也於人心未為習俗所累之時而觀處父哲

觀聖之本然可見有物有則而與物迥異矣或曰信如是人之血氣有偏有正其性兼善惡之謂乎曰孟子道性善而云味色聲臭安佚性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生而有好好利惡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董子繁露廣察名號篇云仁貪之氣用在於身揚子脩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論衡本性篇云周世子頌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申鑿言下引到向日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宋程朱二子遵孟子而言性善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孟子論理不論氣論性不從然則合一身血氣之祖版者以言性諸書之言固可擇取互證以通其說也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釋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淡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義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丹之重可以不失矣大

人聖言謂天命所當畏知
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皇疏天命謂作善降百福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
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中說立命篇曰命之立也
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慮也無洪纖曲
直而不常也故歸之於天皇疏中說固一義也式三謂天有
福善禍淫之道立命者不敢懈天有尊通得失之數安命者
不敢違天有仁禮義信智之性取命者不敢棄此明乎天命
之原而盡性至命者也大人皇疏云居位爲君者也畏大人
者違國違也崇殊勲也畏聖人之言者言遠大而不易及言
切近而不可越也集注畏嚴
傾之意禮曲禮注心服曰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注 狎疏故不知良也直而不肆
故狎之也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集注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

良之
有

案史記伯夷列傳言伯夷餓死顏子蚤夭盜跖以醇終索
隱曰天道元遠應隱暫遺或寤通數會不由行事何解云恢
疏正同固一義也式三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以一二事窺
測天道此不知天人感通之故也乘葬懿德之原樂天受命
之道皆小人所不知也身受國恩而忘其所自身背國意而
以爲可奔逃故狎大人也於聖人之言既不知其遠大之實
而又以遭訓爲不
必盡拘故侮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釋孔曰困

謂有所不通

釋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
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雜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惟

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困 皇疏困而學之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朱子於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之人未可轉件氣質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汲古閣本於此章作思俗作思

視 視妻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畢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

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問 或問計平仲心中思慮多奈何荅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未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式三謂君子九思日用內迭起循生無動靜無內外而必省察之以求其當正如許氏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撲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漢 孔曰撲湯

禮本惡疾也

集注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頗會

閑持之徒盡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漢書 漢書劉向傳注云撲湯言其除穢無所避杜周傳注云

言重惡之苦以手探熱湯也二說雖異其以爲惡惡則一也

張子韶絕句云試問何如甚撲湯喻其漸入久无傷顧於不

善乃如斯淺恐斯人志不剛所以如撲湯爲漸入惡矣別一

說也

隱居以亦其志行藝以違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集注 亦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違其遺行其所求之志也蓋

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比然隱而

不見又不窮而早

然故夫子云然

依近解激身之學不開時遇若天民之學大而遠道又
隨時遷故一見一未見也依張子韶說則歡人不鑿於刺惡
之語不踐於
勸善之語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歎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千匹

駟四馬也

而雅以也見王氏釋晉此
言景公不德民無以德稱也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葦山之北河曲之中

昔陽山名

夷齊之餓守義而不食周祿也韓子曰武王聖人也夷
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纍胎之封也
權衡於父子軍國之間而軍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
臣世事之閉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

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眾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此証說也近俞長城言晉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亦說之不可據也晉陽山據禹注在河東蒲坂縣即禹貢之雷首山也寰宇記曰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坂有雷山祠郊祀志黃帝采晉山銅卽此王氏困學紀聞曰石曼卿詩貽生湯武干戈曰甯歟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齊都也晉子制言篇云夸齊歟于濟滄之閉其仁名成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王氏亦引之爲證漢書王貢用龔鮑傳生既引此經馬注又言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目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隄西晉陽山是也許慎又云晉陽山在遼西諸說各不同又史記伯夷列傳正義所錄亦如是

其斯之謂與

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胡氏曰：程子以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

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王注以斯指德古說也。蔡氏集說以此與上見善二節當合為一章。資景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猶未及見也。田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見其惡而猶嘗試之，如湯熱而撻之也。夷齊遜國，以亦其志，才馬而諫，以達其道也。聖蹟

江僭蔡說之有功聖經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常有異

孔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此子：禽欲於繁所聞之外，求一捉獲之術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曾鯉退而學詩

皇本不上
有曰字

曾鯉

孔曰獨立謂孔子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

皇本不上
有曰字

禮

品節詳明而
德性堅定故能立

明斯二者

禮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
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禮

二者之間在於獨立明聖人家學
之授不外於是必去此而未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集注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傳 耶比言而知宜學故曰聞特聞禮非焉此未聞也又以爲遠其子者疑聖人必有不傳之秘特未嘗傳子也後儒合經文正訓而未聖人不傳之秘正與子禽同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傳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義注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擬如計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致也
禮 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名不可不正

愛業王于謨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陽貨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

遇幣塗

集解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釋文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李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饋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職孔子之亾而歸
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圖說 隨鄭君本作饋古字通時解云肯爲待時待
古聲相近塗作途見釋文案說文無塗塗字古用塗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

國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
邦也日月逝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曰言孔子栖栖好
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
知者也言將仕以頌辨免害也

懷寶迷邦懷道不教謂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
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禮孔子而禮
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隱其意者○賜貨之欲見孔
子雖其善意然不遇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
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途而不避
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
亦無所詰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請

身以信通非知孔子者蓋遠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卷六 來子與爾言至歲不我與兩問兩答皆陽貨語邾仲與有此說觀下有孔子曰三字邾說爲是夫子之不絕陽貨與見南子同往拜之遜荅之而在亡無干索之心白豈以涅而緇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國語 孔曰君子慎所習

國語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國語 性从心从生天之生人賦以五行之秀氣而有其性性者心知之正也口味目色耳聲鼻臭四肢安佚孟子以此爲

血氣之粗駁而君子不謂之性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貌恭言從視明聽聰類心知以運之此論性之善必博指心知之正也人之心有上知有下愚中人亦有知愚之判夫子言相近孟子言性善何也曰汚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習已惡而心猶知善矣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靜言性者荀子所謂不以憂劇亂智謂之靜也人於此心未有貪汚悉爭之先以觀此心之正而性善不可見乎好善惡惡智愚所同智者多明少昧愚者昧多明少致曲能誠皆可以及於聖人是中人之性不能如上智者棲待於擴充亦非如下愚之不能擴充故曰近日曰善也習相遠者習之善則有以擴充其善端上焉者至於聖人中焉者學各得性之所近亦不失為賢人習不善則汨其正氣轉以氣質之粗駁者為之主隨駁氣之所偏重而所習積染焉久之習與性成發不及覺覺不及持時或自悔反咎賦質之不醇而性善之論不信矣韓詩外傳五曰苗之性為絲弗播以澆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雞弗覆伏孚育積日累久不成為雛人性善非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外傳四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之於人

微而著淡而固賜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董
子言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
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
性成善在習與孟子言擴充之信相合聖鐵論大論篇曰文
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漢
書宣元六王傳諺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
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尤言之
分明者矣或曰朱子之言善性者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
絕然言習何哉曰私欲之肆習誘之其節欲者所習之善能
擴充其性之善端也詩賦文辭者性之所本喪強之以所本
無資鈍者雖成忠孝廉節者性之所本有導之以所本
言雖貧饒而可成然則氣稟所拘亦爲不習善者言耳

又曰論性善而舉心知之正則氣質之善者卽性之善
也人之心爲質心之知爲氣心知之正爲性之善此非式三
一人之私言也戴東原曰古之言性不離才質不遺理義者
也孟子言天之降才言非才之學言形色天性言平且之氣
戴氏據此謂孟子不罪其形氣而以氣質爲原見其失於
中正之爲偏不見其得於中正也程子分理氣以言性云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已不是性戴氏謂如其說人
 質之非而曰性善是離人而空言理也程易疇曰以賦稟之
 辨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也李安溪論語劄記曰孔孟所言皆人性可禽獸之性不可
 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孟
 子劄記又謂孟子論性固論氣質非離氣質言之是堅守程
 朱之學者亦不能無疑也然此亦非李氏戴氏程氏之辨說
 也朱子門人劉季文曰既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
 亂其本原劉氏說以人之氣質不與物同則氣質之善者即
 為性善不必別求義理之性家東發先生築宗朱子亦謂言
 性者自分理氣而後學乃陰陋夫子之言式三案程子以論
 語之言性論氣不論理又云論氣不論理不明又云相近之
 性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此東發先生所謂後學陰陋夫子
 之言也其以孟子之言性為不兼乎氣質又曰不論氣不備
 又以孟子不分理氣未能杜絕荀楊之口則又令學者陰陋
 孟子之言也劉念臺曰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心言
 性非離心言善也言性不明祇因將此理別作一物視之益

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謂別有義理之性不稜於氣質賦三
耳之說也合觀諸說知理氣之分非聖賢之遺訓矣或曰樂
記以血氣心知言性今博言心知之正何也曰血氣心知古
人總謂之性此可明理氣之不可分矣然樂記孔正較曰人
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則孔氏亦以心知言
性也若合血氣之粗駁以言性有善有不善義詳三戒章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傳 孔曰上知不可使
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釋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
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蘇
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
自暴自棄也人有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愚之至皆可
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唯
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
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
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流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

合爲一子曰二
字並衍文耳

圖說此與上節合言之則性有上知之不移于惡有相近之
中人善可移於惡有下愚之不能移于善漢書人表云可與
爲善不可與爲惡是爲上知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
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亦同
則下愚之與物同蓋者固在性相近之外矣然則孟子言性
皆善者何也曰水性陰而有溫泉火性陽而有涼燄人性皆
而有下愚天生中人其常也生上知下愚其變也孟子道其
常孔子道其變顧亭林曰人亦有生而不善者此千萬中之
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廢其非而但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言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
變也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
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或曰韓子三品之說前儒豈
之而今以爲是理氣之分爲二辨簡詳之而今以爲非何也
曰經言相近言上知言下愚性可以三品約之也分理氣以
言性者亦知理氣不可分先後矣理氣既不可分先後又安
可截然爲二彼有二而一一而二之說者其所辨論祇欲分

爲二而於其合爲一者何竟不曷言之邪且其分爲二也安能無理氣先後之說耶或又曰韓子之所謂下愚如越椒叔魚程子之所謂下愚者則指商辛之類二說然歟曰今人固有教之數與方名而不知者豈可望其爲聖爲賢左傳云朋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彼之所謂無慧卽此之所謂下愚如越椒叔魚所習皆惡而傳所云熊狀豺聲者卽孟子所云君子不謂性者也如商辛之類後漢韓歆所謂凶國之君皆有才者左傳言商紂恃僂才而滅史記稱商辛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固非生而爲下愚矣或又曰天生商辛以滅商也如其愚可移是天運爲無定矣曰商辛自絕於天耳果爲下愚之不移則箕子比干之欲移之者何昧昧也或又曰載氏以下愚爲可移而不移說同程子今以下愚爲不可移說同朱子何也曰說性者不必盡同載氏也亦取其說之不叛於經考而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子曰子游

爲武城宰也

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
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此弦歌之聲具有平日陶淑之功卽下章之所謂道也或
氏鶴泉說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莞爾小笑貌益喜之也因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文選東京賦詳注莞然舒張面目之貌釋文莞作莞喜貌李氏周易集解夬卦注引虞翻曰莞說也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莞是虞氏所

據論語本作莞

子游對曰偃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集注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

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集注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

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後漢 皇疏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

變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皇意以夫子所言大概說君

子小人子游所述在

邑中之君子小人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注 孔曰二三子從行者

也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集注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

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

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於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

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集注 擾依文作擾左傳作佻史
記索隱引鄭氏說作蹂

傳曰孔子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召孔子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傳史記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許之得脫陽虎不勝奔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式三按史記當以畔季氏爲句先儒多以季氏連下讀因謂此經云召亦屬季氏否則兩處爭召論語史記各記其一此說失之也弗擾召孔子者時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傳事常在定公八年史記以爲在九年或失之也據注言陽虎執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若左傳定公十二年載弗擾襲魯亭在孔子仕魯之日非此初畔而召之時崔東壁合兩事爲一遂疑聖經之爲有人耳下經言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決非仕魯時之言崔氏胡不重復經文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傳孔子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傳末無也言適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不說不解而心審也已孔注訓止武氏經讀考異曰案
集解當以也字爲句已又作一句讀依文推義想見仲夫子
出語
敢決

又曰翟晴江以夫子之往爲應季氏之召謂本文當作
何必因公山氏之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經脫一字致
與左史若矛盾耳翟意以季氏之召爲可往以不佞之悖亂
應其召則爲枉運立說如此其說下爲東周亦甚費解俱未
是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史記世家引證

無而字無有
者字無吾字

與周道於

東方故曰東周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
三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武王定鼎郊鄂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都王城於是以前鑄爲西周東都爲東周自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詩黍離序正義引鄭君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鄭君之注不全但既以東周指衰周吾其爲東周乎是言不爲衰周也韋解云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本鄭君說也程子及張敬夫皆主是說孫氏示見編亦同

又曰公山弗擾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廣叔孫輒之勸吳伐魯事見左傳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注引程子說是也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召夫子也必以爲三桓歸政已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詞爲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之子孫微弗擾之叛亦在虎奔失援之時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機而欲往往而謀果行一歸政一歸邑公大都耦國之強披政遠大夫之失綱紀已廢盛治可次第舉矣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爲先亦此道目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

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成卒未墮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兆不得以卒下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而崔氏致信錄乃疑聖經爲僞焉何耶皇疏謂公山佛胥之欲往猶居九夷乘桴浮海汎示無係纒門人之情後簡因之以夫子並非欲往與周鮑繁皆屬託辭託辭於弟子不說之候固未可據矣然皇氏等未嘗以經爲僞也朱子云此事恐不得或謂假其權以行己志或謂迫於用世不得已之苦心皆非聖人之意朱子於此闕疑矣亦未嘗以經爲僞也翟晴江以召爲季氏之意朱子於此闕疑矣亦未嘗以經爲僞也翟晴江以召爲季氏之召遷就其說以求通亦說經家之缺疑待質矣要未嘗以經爲僞也崔氏歷既論幣後十篇之失於此經尤專輒皆譏焉意在致信乃不信經之尤者耳畢素焚經之禍由于不信經世有說經如崔氏者可懼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

足以使人

集說 子曰不侮不見侮慢也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集注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禍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釋義 恭而不肆，仁之慎也。寬而不隘，仁之宏也。信而不僞，仁之誠也。敏而不緩，仁之勤也。惠而不刻，仁之厚也。論仁者或謂以恭爲本，或謂以惠爲寬，式三爾欲行仁道，必以五者旋相爲官，不得偏注一端也。注李說乃崔東壁之作，備不可據。

佛肸召子欲往

釋義 子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
使人召孔子盟晴江據此以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舊說以
佛肸爲趙氏宰不如舊說之確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圖中牟趙氏討中牟之助范氏也淮南子道
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
中牟非趙氏邑終不服趙氏肸晉人齊也翟氏謂佛肸於晉
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且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
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聖人神能知幾故
欲往以救之式三謂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
爲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而安公室可考之左傳趙氏與
范氏中行氏爲難宋齊魯衛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
肸拒趙而助范中行以中牟未援於鄰國此翟氏所謂佛肸
於范中行
猶爲義也

子路曰魯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不入其國也

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神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

者貴希

不磷不緇是不陷於其黨也不陷於其黨乃可入其黨而拯救之美注以涅爲染皂物者淮南子注山海經注以涅爲礬石是也說文涅黑土在水中者此又一義說釋費風碑曰作塗而不滓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隸釋殺民枝尉然君碑作泥而不滓據諸文是言汚染之而不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 匏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匏 匏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曾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
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
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
耳一則生德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後 何意以繫而不食連讀爲一義苦瓜不材長繫在樹而
無所用聖人明己之不然也或謂能繫不食二義駢聯苦瓜
不材於人供濟繫謂繫之在腰其說畧異皇疏一通云匏瓜
星名也言人育材曾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
天而不可食此說家東發先生從之謂與南箕不可簸揚北
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也式三謂能繫不食匏瓜拘於用夫子
則過於用行止操縱之有道者也上言不磷
不緇言不善之不免已此言己之善適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皇本無
此字

六言 大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

六蔽 蔽遠掩也

仁 言德字也仁智信直勇剛六字也蔽弊
通王輔嗣蔽謂塞閉蔽塞不自見其通也

對曰未也曰居吾語女

下曰字皇本
有邢本無

子曰 子曰子路

起對故使還坐

子曰 子曰子路更端則起而對
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皆之

居 居訓坐者見詩不遘啓居傳先儒謂古人以雙膝著席
而伸其股爲跪跪有危義啓有起義二義相足以雙膝著席
而反跪以尻著之爲坐坐則安也爾雅以妥爲安坐而跪以
爲安定之坐以居爲坐義同式三謂古居或字作尻居說文
以爲蹲踞字以跪著尻
爲居亦蹲踞之引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愚 子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蕩無所適守也賊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狂妄抵觸人也

絞 大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蕩 皇疏怨施失其所蕩無所的守賊謂賊害其身如宋襄與楚人期而傷泓者與集注互相備勇剛之異蘅說未愜左傳使勇而無剛者當冠勇者意在傷人剛則堅于己者

又曰仁智信直勇剛并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
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本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
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名語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節
嗜慾以節為主善以擴充為主而亦有以節之也匡衡曰性
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節之也匡衡曰性
以明心見性爲宗旨而無學以擴充之節制之則六蔽因之
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爾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集解 包曰小子門人也

真注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集解 孔曰興引譬連類

真注 感發志意

可以觀

集解 鄭曰說風俗之盛衰

集注 考見得失

可以羣

集解 孔曰羣居相切磋

集注 和而不流

集注 焦里堂曰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

集解 孔曰怨刺上政

集注 怨而不怒

集注 皇疏風諫之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可以怨與在茲互相備孟子論凱風小弁有宜怨不宜怨之分又一義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集解 孔曰邇近也

集注 人倫之道時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獸从四从
畧作獸非

爾雅其指錄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

法此章蓋之讀是經者所宜發心也

爾雅多識其名者遇物能名雖
而不俗因物思義感而遂通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爾雅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三綱之管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爾雅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管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爾雅正也當也面牆也當牆而
牆之立不得其門不闕其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曰並璋珪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並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

鼓而已

集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造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

須識得

圖行禮樂者不敬不和無以敬身卽無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宋子注論其體馬氏鄭君注擴其用也孝經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董子繁露玉杯篇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予之知樂此諸注所

本注引程子說當刪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集解

孔曰荏柔也明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

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窬窬牆

集注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

壁窬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卷注

劉孔才人物志曰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厲而

不剛者慾奪之也經之正義如此也說文荏訓桂荏集訓弱

兒是荏爲集之借也窬與孽門圭窬之窬同穿窬穿其窬也

謂穿竇而入竊皇疏窬竇也古音窬竇同也釋文窬別作踰

依孔注朱子

注當作踰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解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

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其人輒原

其趨向容媚而合之

言此所以賊德也

鄉者鄉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憲注讀作原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以德非德而反亂乎德

故以爲德之賊而淡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論衡累善篇曰耦俗全身則鄉原也呂備恭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人非庸人即君子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于君子式三謂古今士術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于世者而怵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模稜而持用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或之矣已無立志復使鄉人迷于正道故賦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

道路則傳而說之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冬讖辨言往行以蓄其德建聽塗說則棄之矣

卷之三 據集注所聽謂善言道聽塗說謂前聞遠說之也荀子
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楊注云所謂道聽塗
說也集注本此據馬注道聽者道路傳聞之言未必盡善也
不察是非之實而傳說於塗之人是至無心得者也唐德宗
所謂道聽塗說試加
賈問遠卽辭窮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集解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集注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集解 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也
集注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內家 據何氏本作患得之依荀子子道篇說
苑稜言騶濟夫論志日着引經作患不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集解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集解 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所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後注** 注吮癩漢魯通事舐痔莊子列禦寇篇語所裁之許昌人詳見金氏攷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

集解 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集注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管所謂疾今亦喪之傷俗之益衰也

後注 是是古民也古之教化淳賢者少疾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疾醫家所謂證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尤惡者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

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註

包曰肆極意故言孔曰蕩無所

據忿戾惡理多怒馬曰廉有廉隅

集註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喻大閉矣若者持

守太嚴廉謂棱角稍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

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

集註

傷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卷末 包孔肆蕩之勳是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
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已謬也矜意有所挾持也矜
而廉愚而直俱謂之疾朱子謂肆廉直兼美惡也忿戾者妬人
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也游忿戾詐非性之蔽范說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皇本無
此章

集註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集註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穎川孔曰朱正色紫閉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與進 朱正色紫閉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三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柔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肯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聖人言之爲益

少故欲無言

與進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以待言而著者是以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欲得發譬之實故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運譬如日星之明猶愚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壽篇無隱之愈相發學者詳之

行者天之氣化發布生者天之化育功驗學聖者在觀所發致所驗也注發見流行之語得之過貶先賢失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見故辭以疾焉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命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禮記 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學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卷之三 皇疏申何解謂孺悲使將命者來召孔子辭以疾而取瑟歌欲將命者以告悲朱子注以將命爲孔子家傳命之人本邢疏禮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集注以此解見爲學禮後事本吳才老說據或問云洪氏胡氏皆以學禮爲此後事式三朝弟子有罪禮可面席辭疾聞歌非弟子也儀禮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辭以疾或然也呂僎恭謂使之聞之是孺悲猶在可教之列孺悲猶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士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孺悲領有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釋文期一本作其史記弟子傳作不已久乎

禮記
周季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俱注 恐居喪不

習而壞崩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集注 馬曰周書月令有夏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季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集注 鑽燧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季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季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變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于心而不欲強為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記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衣既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祭也

禮記 禮勿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注本之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皇本節首有曰字

禮記 子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

禮記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

懷懷念正字借

爲喪抱字通喪禮三年間薦引作違喪史記弟子列傳作通喪

傳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孔曰通喪自天子連於庶人也言子之於父母執親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

三年之

喪乎

禮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澆揆其本而崩之言由其不仁故喪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持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禮皇疏引穆播李充說謂宰我假時人之言屈己以明道所益者宏矣朱子引尹說謂有疑於心而不敢勢尹說近之

禮三季問禱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其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馬使倍之故再期也據禮說則三年之喪以期年進之而加隆也自老莊家有齊生次之說生乃徭役次乃休息次不必哀巖子家有三月之喪之制解墨者以三月爲禹制淮南子齊俗訓曰三季之喪是踴人以僞輔情也三月之喪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僞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雖廢墨而亦護備岐論之多如此宰我此時或亦牽於岐論而惑於生寄次歸之說欲去加隆之數厲其親老莊墨則厚矣而夫子以禮爲折中也易傳曰古者喪期無數是謂軒轅以壽尙書有性考妣三載之文是三季之加隆唐虞已然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據梁善生淫欲也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博說文作簿云簿局戲也大著十二棋也古者烏冑作簿段注曰古戲今不得其實奕據說文从升與奕異王觀國

學林九卷論此為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亂亂向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窳者

漢石經無亦字無有惡之惡字無流字見隸釋

攷室修二疏不解下
流則亦本無流字

包曰奸稱說人之惡所以爲
惡也孔曰訕毀也馬曰室室塞也

無忠救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變作故夫子惡之
呂伯恭曰聖人之待人渾然太和之氣人以乖戾于
之自取其惡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

直者

乎皇本作也按皇那二疏皆
以豈母是子貢語作也爲是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
已有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同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疑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
也故問焉以資其是非侯氏曰聖賢
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陰孔謂微爲鈔邪疏引曲禮得辭說以證之微鈔勳音同
又微謂遽見司馬相如到禪文鈔達義相足集注微謂同察
者漢書以巡察爲行微義相合也許者發人細失誣人陰通
也唐太宗以上書者多許人細事立禁以說人罪之此惡發
人細失者也宋蔣之奇經奏歐陽承叔陰事
當時惡之者以陰事無可微擯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替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集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
妾莊以禮之慈以尊之則無二者之思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漢石經四十
作卅無而字

集注卅曰年在不惑而
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集注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凡人及
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受業王子謨校字